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
第十一回 海國春大開追悼會 富有黨齊上斷頭台

那天晚上將近三更，珊珊的運命快千終了。大家瞧著不好，都已預備後事。元戚睛腫腫的，坐在牀前，只是掩淚，看珊珊時，一絲兩氣，兀是喘哩。眼睛雖是睜著，像是哭泣的光景，卻沒有眼淚，一隻手指著元戚，想要說話，也沒有聲音，元戚此時心痛萬分，忙執了珊珊的手，低低叫喚，一陣眼淚都落在手上，不及拭乾，只見珊珊拚命的掙了一聲陳郎，便兩手一伸，動也不動了。臉上顏色漸變，氣息停了，元戚知道不好，連聲叫喚，也都無用，不禁號淘大哭，幾乎暈去。便有幾個娘姨上來勸道：「俺們先生已經過去，就哭死也不中用了。陳大少你還保重身體，如果心下不忍，發送得好看下些，就是你陳大少的情了。等下節我們再跟一位先生，包替陳大少中意。」元戚聽了毫不理會，拭拭淚出去辦理後事，盡心盡力辦得十分豐厚妥帖。租界規矩是不准停柩的，當日成殮了，就抬出去了，也用了一付五梅花執事，元戚送過回來，重到三馬路，只覺得零脂剩粉，觸目傷心，日影照簾，恍惚仍有人在這裡憑欄遠眺一般，又不覺哭起來了。一時存身不住，逕回館中，那一夜間何曾睡著，在枕上千思萬想，要替珊珊做個追悼的會，好讓他名傳不朽。一天明就爬起來托人借地方，那人去了好久，沒有回來，元戚盼得心焦，在屋裡踱來踱去，覺得無聊得很，不免拿些報紙來解悶，一瞥眼看見上面載的聯兵入京，兩宮西狩的話，仔細一看原來拳匪只吵自家幾個人，等到洋兵一到，沒見過一仗就跑的跑、死的死，一個不剩，倒帶累得京裡百姓吃了兩番兵荒，真是會惹禍的主兒。無戚彼時看了，失驚道：「怪道幾日裡，哪知道有這許多變，不曉得笏臣的事發動動沒有？」便翻了許多報章，看見今日的緊要的新聞內有一條題目是漢口會黨起事，嚇了一跳，仔細看時上面大略說有人在漢口發賣票布，上面有富有四海字樣，定於某日起事，幸虧前兩天捉了他們的黨羽，供出為首的住址，登時發兵去圍住寓處，一概擒獲，沒有走掉一個，此刻已經解到武昌去了。以下便是如有續聞再行報告等說話。元戚看了心下慌張起來，一時坐立不住，邊忙出門去打聽，遇見一個朋友邀到家裡密談，方曉得些事就是笏臣做的，此刻捉了去，黨羽都已四散，只有他同志數人住在一塊的，都捉去了，聽見有什麼姓傅的、姓關的在內，大約不久都要正法了。元戚聽了好像冷水澆背一般，半晌不曾言語，辭了出來，惘惘的回館，那借地方的人已回來了，報說已借定四馬路海國春地方准於後日時開會，明日要先預備起來，元戚便把笏臣的事放一下，一心辦追悼會的事。先去登了各種小報，一面差人去鋪飾起來，多做幾個花圈，紮得青翠撲人，取出珊珊舊日一個小照，預備供奉，正在忙時，又得笏臣等都已到漢口正法的信，越發傷感，當夜睡在牀上，做了一副輓聯道：自問尚有愛情，誰知道皓月難圓，彩雲易散。年來最多憾事，更那堪碧血痛友，紅淚哭卿。

明日一早起來同了幾個朋友徑到海國春來，只見欄杆上扯起兩面白旗，門口紮成一座花山，盡是冬青柏子，紮就異樣花頭，進門連扶梯上都結了彩，樓上掛滿各種輓聯挽額，有的是美人黃土、有的是玉隕香消，都是些洋場才子、租界詞人的大筆，輓聯更記不清，只記得有一個叫什麼倚天長劍樓主，他那一聯道：

恨我來遲，未領略蘇小腰肢，瑩娘媚嫵。賀卿死早，好消受英雄眼淚，才子詞章。

也還看得。元戚走到台前，只見花香酒冽，果潔泉馨，咳笑難聞，音容如在，那眼淚如散了珍珠一般，直掛下來，幾乎放聲大哭，便命館供了一朵鮮花、三杯美酒，展開祭文讀過，行了三鞠躬的禮，退過一旁，隨後幾個朋友上來行禮，元戚等一一拜過於，便走上演說台，將珊珊的容貌、性情，著實表揚一番。後來又把自己同珊珊的愛情以及今日追悼會的本旨說了出來，隨後也有幾個人上去演說，不必細記。演說完畢，敦請眾賓宴飲，卻又各各叫了局來，請他們同飲，入座之先，都在珊珊小影行了一禮，然後觥籌交錯，肴炙紛陳。元戚覺得此舉總算哀感頑豔，心上寬了好些，就添了些興致了。散會回來，身子因哭泣勞劇之後，未免困乏，便自睡了。又過幾日，方才出門散散，那時漢口的會黨殺的殺、跑的跑，上海的國會也散了。出洋的留學生也嚇得不敢開口了。武昌武備學堂裡出了許多缺額，仍舊招補兩湖總督陶子香做了一篇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學生文，刻了板分送各處。元戚餘痛未忘，一概不聞不問。

那一天曉得拳匪的事議和將成，各國索辦罪魁都已如願以償，賠款也議妥了，正大有重睹昇平的希望，欣欣得意，暗想道：